# 蜀中廣記

三五

經或說長生不死樂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陣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秖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

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濯錦江頭葛
藤堆裏逢著個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
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
知識即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鶴不棲雙木
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
已露路贓物見前奉為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
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肭中無物肚裏
無禪爇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孝宗皇帝屢詔入内賜

中向空設禮比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踣炭上
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木
允法師乃命收取葬於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
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
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
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
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

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
一日有僧説相號覺海子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
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
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
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悦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
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捨橋路人右廊是毀橋路人若
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内橋梁
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

曰馬頭漸入楊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者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毘焉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忽約觀自峽路入蜀觀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固請不獲已許之塗間觀見錦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

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
吾已三生為比邱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
禪其上遂不復言而化源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
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源至錢塘孤山
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
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此僧贊寧
所記而東坡以為圓澤按萬州之東瀕江四十里地名
周溪乃唐僧圓澤化處再生為南浦人其詩曰身前身

羅剎心今朝菩薩面羅剎與菩薩不如一條線遂作如
是觀焉
智通什邡人生數十年不語元明宗聞而名之即啓口
說偈後[illegible]居于安居之波崙寺飛錫卓劍乃多異跡
妙有和尚本足人住邑之妙高寺一室獨處未嘗出戶
十夕忽謂僧衆曰吾將逝矣可置吾桶中覆之三十年
始開僧衆依之盛以木桶以竹箍之屆期桶自開端坐
如生乃移置龕中事之幻身尚存